

三怡堂叢書

師竹堂集

四四

卷之三

七

師竹堂集卷之十一

三怡堂叢書

汝南王祖嫡胤昌著

序

送劉石孔鄉丈之略陽序

石孔劉君雅善古詩文尤以賦自雄倜儻俊邁直凌往昔
數應鄉舉不錄晚遊成均聲振六館今歲謁選訪予長安
旅舍出所爲北征賦秉燭讀之如敲擊金玉逸韻清遠又
如絕巖幽壑之間仙人長嘯天風忽來林木作鸞鳳音也
君問詰予吾來非謀升斗者華髮儒冠謂何授一秩歸展
墓償書負卽制野服爲尙平遊輩莫易矣予曰否否昔人

膏肓泉石類有所託非謂際全盛之時抱可爲之具藉得爲之階浩然長往者也君斯三者全矣毋亦以資應小官未攄偉蘊世方以格品士安得有知我也者而晉之嗚呼士患無用世志耳委吏乘田抱關擊柝聖賢不鄙也曷論崇卑哉聖天子厲精理道綜核名實邑丞尉以下敏幹廉明者卽不次超擢海內翕然嚮風謂千載奇遇以君之才奚弗知弗晉患若雅抱不欲作吏廢挂冠返服由已爾君以語嵩室李君曰誠如王子言又旬日除目下則得略陽簿劉君走告予僻遠柰何予曰否否略陽雖小邑捍蔽巴蜀控制商虢其人務農力穡質直好義考之圖經玉女厨

谷諸山嘉陵犀牛諸江與夫佐卿化鶴之遺跡吳玠拒金
之故壘皆在境內簿佐令以理民職猶易稱民猶易親惠
猶易被君誠盡心盡力靡忘靡阻勸課農桑之暇蒐訪名
勝時出雄篇遍勒崖谷俾後之攬者慨然興峴山之思不
愈於猿吟鷗狎自甘湮沒者耶君復以語滄浪李君亦以
爲然又數日三君與予飲王氏山亭二李君酌酒賀曰劉
君感子言將捧檄之漢中矣盍書前語以贈嵩室真陽人
時澠遷調滄浪內鄉人尹赤縣聲績方茂石孔鄖陵人二
尙書公諸孫三君才名中土三傑也故交厚如此

贈瑞穀吳先生司訓應天序

余雅聞新都吳瑞穀氏以文雄藝圃王元美劉子威二先生盛推轂之謂文至瑞穀始無遺憾余私謂此標榜語耳畢從周爲先太恭人乞墓表於瑞穀未通姓名也瑞穀謂此汝南賢母慨然附陸巡之義余服其辭感其誼愈嚮慕焉丁亥冬余以禫除補官司業瑞穀久困諸生始以貢赴公車持其集訪予數學軒怡悅長者也與之談若不出口居數月見余所上革除附錄疏流涕拊膺謂不可不紀則累數百言無論其慷慨激烈千百世覽之歛歛不能已已而考覈精博卽白首東觀未之悉也瑞穀豈徒以文雄已哉余暇讀其集大抵西京以前語求解人亦不可得始信

二先生非溢誦而又私歎如此人主司不收卓識者謂宜
倣宏詞羅非常之士有味乎其言之也瑞穀居久之裘敝
金盡得應天博士蕭然將發又過余苑西草堂索言爲別
嗚呼古今賢喆窮餓無以自見不可勝紀然其名與天壤
同敝一瓢千駟夫子有明訓矣博士師儒官厥係甚重應
天豐鎬重地夙稱材藪瑞穀又砥節厲行以身先之六館
諸曹駸駸從此升矣雖然余有深感焉今天下文勝極矣
談經術者往往以升座說法別立門戶誚之而好異之夫
力詆朱子豈但操戈入室將使人以格物窮理爲瑣務上
乘玄旨茫平莫知攸始斯道巨蠹也瑞穀爲考亭鄉人今

居首善之地以經術爲職請姑舍雕蟲末技而潛心精詣俾學者由考亭以遡洙泗之正脉卽不六館諸曹厥功偉矣瑞穀勉哉毋寧使人謂瑞穀以株陵佳麗殫思於山水花鳥評其集者尙有遺憾也

贈張柳池先生署新城教事序

鄱陽史公之守汝南也苦心實惠可質鬼神而明倫厚俗尤其惓惓首務云公愷悌藹然仁微弗燭民間瑣語細行輒知之古有鈞距術公殆不然亦不知何以得此也凡孝友節俠士必親造其廬或率諸生拜於學宮若柳池張君則公特重焉者君汝南名士蚤登賢書事親最孝母徐有

疾醫藥靡效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凡轉側吐唾皆躬扶抱
比絕哀毀仆地父環捲良久乃蘇泣血三年寒暑弗去衰
絰事父務娛其意兒雲翔弟雲萃先後病垂殆則又百計
愈之教姪如已子合族童子歌詩習禮雍雍怡怡者近百
人舉行鄉約爲里人式史公擬薦於朝觀風者亦特檄嘉
獎會史公去乃其事竟寢今年試禮闈不利喟然歎曰仕
以行道奚論崇卑上書願就教職得請署新城教事瀕行
問言王子王子曰今仕籍所謂卑且散非教秩耶乃君子
謂其功與宰相等此豈在於鳴鼓升堂覈勤惰課文字已
平歲貢者懷日暮途遠之嗟其由科目者則藉此遷陟直

傳舍耳卽鳴鼓升堂覈勤惰課文字亦弗多見矧明倫厚俗如古先生之教哉若爾委吏乘田弗若曷論宰相乎孔子曰政者正也一命以上罔弗自身爲人師而外身辟植標側而端求景亡是理矣君斟酌鄭氏家規敦行弗怠又有孝經註釋管見吏公擬刻未及以教多士多士其有興乎新城畿輔鉅邑多奇節慷慨士部使者冠蓋相望譽易上逮吾見柳池君之駿駿臘社從茲始矣予多病索居史公過聽誤廁檄未嘗聚講天中書院故知君獨深於其行書此贈之且告新城多士嗚呼多士其毋以言語文字師君也哉

送古村杜太翁還遼陽序

往予已未在都下與遼士之試春官者談邊事皆以雲山
杜公有文武才並道尊君古村翁事甚悉翁生長遼海山
川險要胡虜情僞甚詣且悉每接談畫懦夫小兒勃勃有
繫頸笞背之氣翁顧眺阤塞輒太息曰大丈夫當折衝萬
里爲聖天子紓東北憂何至如兒女子若牖下耶舞陽侯
生中國願得十萬人橫行匈奴中或者笞其易不知管氏
作內政得士三萬人無敵於天下矧遼陽全鎮當匈奴一
支又士著勁士平翁嘗應例爲戶侯隱然負封狼居胥志
時重守邊不敢向虜發一矢撫鎮代更有如傳舍一切苟

且莫爲遠慮翁知不可爲遂閉戶爲讀老氏書絕口不言
兵事雲山公已薦畿甸聲稱藉甚矣予聞其言恨未識翁
卽稠人中訪雲山公亦不可得居嘗悵惘辛酉歲雲山公
節推汝寧予復北上道過淮康歲暮天寒顧予僧舍恍慨
激烈逾前所聞詢翁勤履公謂予曰始予有汝南之命也
以親且八旬不可有萬里之行家君以大義責予流汗莫
敢仰視且曰小子第之官僚以律已恕以臨民勤以蒞事
吾明年當策騎蔡地觀雪夜縱擒之縫矣予聞公言固喜
謹公而又知翁之必來並得拜翁釋前悵惘也今年人日

公馳書報予曰若父昨歲來仲春將又去時年八十一矣

據鞍是讓不殊少壯知予敬承前訓喜動顏色縫掖之士
邀登天中閣咸以爲耆英之老不過也君何以贈之予聞
而歎曰翁真仁人哉公真孝子哉今夫父母之於子也教
而有成鮮不以富貴利達望之翁則惓惓以廉恕勤敏爲
戒而不及其他人子之於賢父母也方其受教之時固惕
然自懼一旦之官遇快心適意之事自非純孝不忘鮮不
易其所守公固始終如翁訓翁之來也豈世俗兒女之愛
公之迎養也豈區區定省甘旨已哉公理郡刑人人自以
爲無寃徐杜必生古有是語公其杜矣由汝南之無寃而
壽公由公之服訓而壽翁公位愈高則公惠愈溥公惠愈

溥則翁訓愈行翁訓愈行則翁壽愈遠清淨無爲如老氏
據鞍矍鑠如壯夫顧不淺之乎壽翁哉嗚呼使天下之爲
吏者皆若翁訓也內治既脩四夷自服卽翁素所指畫隱
然自負者亦無所用寧直清遼海之波鋒刃不交異域皆
壽域矣於是存軒胡君謂諸君曰翁之來也榮在汝南翁
之還也榮在遼海王子顧略焉何也雖然必如王子之言
始可以贈翁亦可以壽天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送友鶴冉年丈歸養序

辛未中州士之錄於禮闈也蓋二十六人云出則聯騎行
則握手談藝評古時或飲食相聚驩然樂矣予念老母居

嘗悒悒詣君惟之以他辭對察冉君意有同予者亦未顯然詢之也嘗早朝進左掖君密語予曰家大人踰七袞僕鮮兄弟迫命計偕不奉甘旨者半載餘矣獨奈何遺老親於堂顧嗜進取哉因出袖疏日歸決矣歸決矣予歎且贊之疏聞上嘉其孝允焉諸同年聞之罔不歎且羨其將行也同鄉例有言僉屬予予病初起頭岑岑然不敢摘管而覩君去離思黯然情誼俱弗忍默也則謂諸君曰冉君此行有關世教不淺哉寢子賤隸村傭野豎奚有師友之資誦說之啟哉而娛悅其親靡所不至矧士束髮讀書天經地義開卷第一義耶夫侈五鼎者寡養志之誠家住宦者

罕倚閭之戀發寒素者諱負米之感慕躁競者文捧檄之說嗟乎年衰愛篤途沮思結卽日列入珍祇益繙眷耳乃自解曰忠孝難兼豈陳情者爲迂絕裾者廼通與冉君初舉進士聲稱藉甚鉅卿先生咸以公輔期之間多慰留竟毅然莫之奪也此其孝思之純豈復有所易耶聖祖以孝教天下洪武二年幸後苑見巢鵠翼卵歎曰誰無父母令羣臣親老得歸養繼又著之典章烏鳥私悰人人各愜惡有忠孝罕兼之令耶夫缺養於親而攬忠於主無是理也冉君以孝聞矣他日立朝績業炳赫奚俟問哉而聞君之風瞿然興感遠追令伯李公之芳近並茂烈陳君之懿予

是知君之茲行有闢世教不淺也君大父強恕公宰邑以循良著事親至孝尊公村甫先生起家進士厯御史叅藩議所至有聲尤以孝聞然則君之是請也殆有所受之平昔萬石君徒以醇謹稱於時至今讀其傳者尙忻忻慕之况君忠孝傳家者哉予有弱弟例不得請以是贈君聊識予之耿耿且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送周進士請告歸楚序

豫楚接壤而麻城信陽僅數百里而近予諭聞故光祿卿周先生爲一時名臣恨未識也今春分校禮闈放榜之夕見周君應嵩者麻城人以春秋舉未敢必爲先生子及閱